

夜宴的古镇

鱼丽



初霁 汤青 摄

古镇毕竟温婉,即使到了年底,颜色也有鲜绿的一面。不下雪,只下雨,老街和街边的店铺浸在湿绿的阴冷中。

与女儿站在双桥上,缓缓品读古镇的夜景。虽然湿冷,但在红色灯笼笼罩下,闲泊在河上的小船,经营出微妙的宁静,使古镇在夜色里,变得明亮而轻盈。夜晚的古镇,湿了的色彩分外沉着,亲切而美好。

与白日不同,夜晚的周庄,处于一个静态地理空间。薄绿的流水,颜色变得默然。雨下得迟缓,天色显得清冷,傍晚,在北大街傍河的一家茶坊喝茶,里面有手工的纺织作坊,木制的纺车和织机,搭在上面的是一幅幅蓝印花布。那粗糙的手艺,显示它民间的基调;它朴素的颜色——蓝和白,使略微有些喧嚣的茶馆显示出沉稳的性格,给我的感觉,就像有位女主人清秀雅雅的坐在那里,打理店里的一切。我虽然不能细致了解周庄生活最深刻的意涵,却对这种陌生而古老的文明持有尊重。

茶间,来了一位围蓝印花布裙的阿婆,手上拿着一副薄薄的竹板,递上来菜单一样的折子,旁边的客人,就点了几个小曲助兴。她清清脆脆唱开了,唱得有板有眼。唱得是当地的小调,很清雅。这些阿婆的唱本里,也许没有才子佳人,没有烽火硝烟,有的只是粗线条的生活感悟,和缺少美感的人生细节,但听上去却有滋有味。喝阿婆茶,听阿婆唱小曲,古韵十足,茶的滋味也醇浓了起来。

细雨冰冷地下,是那种节奏均匀的冬雨。女儿撑着一把碎花小雨伞,故意转着圈,让伞旋成一朵花,很好看。白墙的明亮与黑瓦的深沉,因差异显得异常丰富,在夜色里熠熠生辉。旁边开着几家小店,依旧灯火辉煌,卖些毛笔刺绣之类。又有一家画廊,有展览,零零散散的游人多集中于此。集中读了一些画作,在影迹斑驳之中,体会画家色笔的奇妙,和渐变的色差。在一些老店,我买了一些江南什物,也记住了一些镜头:穿一身酱紫色棉服的主妇,弯着腰,正在家里烧饭;灶前,生火煮饭的阿婆,正把劈好的碎木块,一点一点地扔向炉膛;满面皱纹的大爷,用青铜锅,烹制海棠糕,女儿缠着要买两个,她拿着用一片纸包着海棠糕,舔一口那猪油豆沙做的馅,脸上是无限满足……渐渐地,街道两边的木板房子都关门打烊了,只有一家酒店,还灯火通明。从门缝里向外溢出羊肉的膻味。冷雨夹风,从门外扬进来,中年酒客抿着滚烫的老酒,面色

微红地靠门坐着,饮酒使他变得亲和起来,他高兴起来,谈天说地的。旁边的羊肉汤,咕嘟咕嘟直冒热气,火锅沸着,袅娜的烟雾,不再是线性地传递出,而表现为一种圆润的回旋,在酒客身边轻轻慢慢地缭绕。对他们来说,生活的趣味即来源于这种微饮即醺的状态,就像《菜根谭》里所谓“花看半开,酒饮微醺”的趣味,境界才最令人低回。活得太雅了,会远离世俗的生活,少了许多趣味。我已习惯了把这样美好的夜晚看成是美好人生的一种延伸。

带女儿住在一家小旅馆。旅馆是当地居民办的,没有暖气,屋里清冷,米白棉被折叠得方正,小巧依附在床上。将薄薄的棉被,摊开来,躺进去,女儿的身影被裹出一个娇小的形状。女儿很快就入睡了,呼吸均匀,空气里有温暖的气流回旋。

外面依然在飘着一层又一层的小雨,是一段而不是一瞬,这样就延长了雨夜的深度和长度。这样一来,正好翻出闲书来看。看的是吴冠中的《画眼》,画家的随笔与画,让人那般的安心。书中有一幅《夜宴仕女》,是用团块水墨的形式去表现夜宴的迷醉,的确是到位的。在这,他用细润而圆劲的线条、浓淡适宜的敷色,描述了静谧之夜异常安详的画面,不免让人闭卷沉思。陈逸飞的“暮色系列”里,也有一些古典仕女,具有一种内在的秩序感,在夜色的映衬下,配以桥梁,流水,屋脊,白墙,呈现出理想的形式。画家的笔下的这

些仕女,有一些水仙自照的意味。那些夜宴中的仕女,其实,原该就是那古镇里的女子。她们的人生,因为画家之笔,将她们大大拓宽了一个域界。躺在宾馆的床上,再想夜晚的周庄——梦里的,月下的,雾里的,雪中的……水巷,拱桥,茶楼,舟船……这些风物,我曾经在散文、诗歌、绘画、曲艺里面对过它们的影子,此刻回味,只想把其中关于夜宴的一点印象捕捉下来,描述下来。不需要花里胡哨,只要平实朴淡的讲述,就可以让夜晚的古镇,保持最佳的生态模式,如盐溶解于夜色里,就成为独特的一幅画卷。夜宴的古镇,本身是一件成熟的作品,无须对它做以修饰,润色。

翻了没有几页,手脚就困得不行。腥凉的雨味随即也满上来。枕河而居,听细水长流,像是饮着了甜甜的酒酿,不觉间让人沉醉,也掇拾起一些记忆的碎片——周庄的人文特质,使它推出许多诗情画意的活动。我还记得六年前,在一个湿冷却又那般温暖的冬夜,我奔赴过一场文学盛宴。回忆的画面中,隐约可闻悦耳的丝竹清音。其中,那些被光阴保持下来的人文细节,不易忽略。

那次夜静更深,放眼古镇,是满眼的灯火。水里的,陆地上的,还有水里的倒影,地上的倒影。那些黑色的耸立物上,密布着金色亮点。作家诗人在周庄戏台,夜宴,品茗,听昆曲。台上,柳梦梅和杜丽娘,红衣翠衫,两两相望,满怀深情,婉转缠绵。

那烟丝醉软的曲调,悠扬迷人。面前的几案上,清茶斟满,果盘堆尖,大家陶醉于昆曲流出的美妙曲调。一时间,心头似有许多蝴蝶瞬时飞起,延续周庄这华美的惊梦……席间,一位长者介绍说,他的家乡是江都,那也是江南的水乡呵,可是,现在已经被污染得很厉害了。而周庄呢,仍清新脱俗如莲,于是,他每年要来周庄一次,圆一圆梦,就好像回到了家乡……

周庄的世俗生活,曾在文人们的笔下,慢慢地沉淀,竟折射出了人们的情感梦幻,那么斑斓五彩,宛如心头盛开有莲花。——周庄像是古镇文化的一个隐喻,它更着重的是生活的趣味,为此,有时竟是可以忽略其它的。文化的流传总是潺湲有序的。所以,那次在古镇夜宴的趣味在于玩味,并在玩味的过程中,将人文的东西穿针引线般地联缀起来,愉悦了我彼时的性情。

夜宴的古镇,本身藏匿着文化的趣机,仿佛深紫的绒布,摸上去厚实沉甸,透着一种典雅大气。正是在那次,我有缘认识了文洁若老师。记得当时,文老师穿一件紫底的绣花外套,内衬黑色绣花毛衣,显得特别素雅大方,微蜷蓬松的黑发,衬出文老师白晰的面容,在周庄水景的映衬下,风俗画一般简约又意味深长。我搀扶着她,走在这青石板路铺就的深闺般的古镇,宛如搀扶着我年迈的祖母。

现在回想起来,这些简洁温馨的画面太多,一幅接一幅,目不暇接,有点繁华简静的人文趣味。仿若是依照阅读手卷的方式,大约需分二至三次的卷收,才能由右而左地看完全。

躺在床上,偏过耳朵,把那些雨丝风片的细碎嘈杂,句句听进去——夜深人静之时,冬雨若琵琶声起,江南寂静的夜被铮然拨动,它们的夜宴开始了。同画家笔下是一样的,有起承转合。这样的雨夜,似可品得一篇随笔小文了。江南的古镇,在冬雨之夜,是容易被雨打湿的。周庄的文人精神意识里,始终有那么一面敞开的轩窗,它打开,让外来的风雨飘进来,也让窗外的丝竹清音飘进来。掏出手机,给远方的亲人发了条短信,毕竟是旧历年底了,这时正是家人冬天围炉、歆享天伦之乐之际。

夜色阑珊,古镇渐渐进入“静”界,它把几百户人家安顿妥当,慢条斯理,延续着明清时代从容的气度,给予我多年的回想,却宛若是一幅古镇夜宴图。

有些人,智商和情商均一流,可怎么也熬不出头。

这样的人,终其一生,角色多半是“百年绿叶”。要么,当成功人士背后的智囊,绞尽脑汁,为他人做嫁衣;要么,就是老板的秘书,运筹帷幄,人情往来,如鱼得水。可偏偏,成功都是别人的,与自己无缘。

时不予我吗?大概有点。但说到底,问题还是出在自己的胆商上。那些别人仗以成功的构思,大概已经在自己的脑子里,演练过千万遍。但万事俱备,只欠跨出去的那一步。最后,等自己攒够了勇气与胆子,可能别人已经捷足先登,剩下些残羹冷炙,毫无意义;又可能,自己已经时过境迁,

不再具备做这件事的能力与机遇。

同样的事儿,也会出现在感情里。很多人,找不到合适的对象,不是自己不够优秀;相反,是太优秀了。智商一流,情商无可挑剔。工作与生活,都令人羡慕。要说没碰到令自己心动的,也不是。有时,也会碰到令自己小鹿乱撞的。但最后,都被别人抢了先。

胆商

郭华悦

若是将“横刀夺爱”的那个人,与自己对比,多半不如自己,而且还差得挺多。可为什么,人家就能抱得美人归呢?说到底,还不就是抢先了一步。那先跨出去的一步,就是胆子,也就是胆商。

智商与情商兼具的人,因为优秀,对于面子往往也比一般人更为看重。这么一来,得失心重,容易患得患

失。跨出去的这一步,若是不能得偿所愿,是不是会被人看不起?瞻前顾后,始终下不了决心。结果,赢在智商情商,输在胆商。一步输,全盘皆输。

何谓胆商呢?有胆,还得有“商”,才能构成胆商。

光有胆,远不够。仅仅是胆子大的人,最后往往流于鲁莽不讲理,这于人生无益,于感情更是大忌。而“商”,就是将胆量合理化,在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果断行动,这也就成了一个人赖以成功的胆商。

胆商,是对智商和情商的弥补。越优秀,越输不起,胆子也就越小。聪明人,离成功往往就差一点。而这一点,就是胆商。